



09132

制府疏草卷下

念渠蕭彥著

後學趙

紹祖

同校

留任方面能官以奠遐荒疏

題為懇恩留任方面能官以奠遐荒事

臣觀粵以東

防在山海粵以西防在土夷其責任皆監司身之而

土夷非內地比也其人則烏言卉服其地則叢岡複

嶺兵至則烏散無蹤兵退則蠶屯如故蓋兩江皆然

而右江為甚然又瘴鄉也有司者且人人銷沮踴踵

制府疏草

卷下

釋負不復問猺獞何狀而況守巡其地者乎一有爭

鬭不過檄行將吏以勘處塞責一有事變不過申呈

三院以勦撫藉口而卒未有為地方懷百年之慮圖

萬姓之安者苟且因循所從來矣竊見分守右江道

右叅議龔一清心無矯飾事有擔當雖蠻烟瘴雨了

無難色於窮荒深箐靡不周巡或裹餼糧以拊其部

落或易衣冠以度其山巖自從來不見漢官威儀者

莫不且望且嘆且警且喜以為從天降耶而本官且

呼而勞之出而撫之諸所為隄備消弭計漸次而理

之右江一帶稍無越志於是前撫臣蔡某有久任之
議前督臣劉某有久任之薦前按臣錢某有久任之
條陳爲地方計不得不爾而適見邸報龔一清以雲
南副使推矣代一清者陝西叅政顧其志也雲南有
事之秋簡擇固當而顧其志又精明有爲頃者荆南
之政臣彥習之其代辦宜無難然臣觀之今日而一
清有不可不留者三焉往一清議以夸方之民不習
法度而習迓繩之爲難剿之非策莫如量地設堡
守以夸兵給以夸田則可以杜匪茹之萌則可以寢

制府疏草

卷下

二

啟疆之思蓋荔波有甲站堡武緣有白山堡融有攬
口堡馬平有里團等堡象州有藤嶺等堡羅城有大
蟲隘堡兵不煩調遣糧不煩區處日有緒矣顧夸民
方在且疑且信之介而堡舍亦在可暫可久之間倘
一旦而去之臣恐繼而來者雖甚賢智未必即諳其
地里雖能猝諳未必即洽於夸民或見有商參或身
憚馳驅其不弃前功而孤後望者與有幾此不可不
留一也懷遠建縣議非朝夕而地惡夸悍不可以居
至今縮邑符者儼寓不常與無縣等耳一清單騎荒

樓周爰相度鼓舞有司力肩其勞城壘脩復不日可
完至如天河之振舉又方新也東蘭之勘處又方始
也此其利害去建堡不又大哉始事者一清而終事
者非一清將夸民玩視之而有司懈應之矣可乎此
不可不留二也顧其志方督糧西夏非代不得行其
赴任之期未可知而長安去粵遠寧夏去長安遠其
受事之期又未可知龔一清即令候代乎官非其地
責成不便縱本官不爲怠而旁視者其誰不曰五日
京兆也前功不隳乎粵西監司能有幾人分守桂平

制府疏草

卷下

三

分巡蒼梧以人賀行分巡桂平左右江陞而未到分
守蒼梧近又報陞矣缺官已甚代匱爲難乃一清者
其關係如此而又安得聽其去也此不可不留三也
以右江之險惡人情豈不以去之爲快而臣爲地方
計有不暇爲一清計者時廣西巡按御史尚未入境
臣會同巡撫廣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陳冒昧
以聞伏乞皇上俯念遐方特勅吏部覆議上請將叅
議龔一清即以新銜兼職分守廣西右江如舊以竟
本官之施以慰地方之望其叅政顧其志或即以龔

一清雲南之缺填補或另行推補遐方幸甚臣等幸甚臣不勝仰望悚切之至

取用禦倭將官疏

題爲取用禦倭將官事本年八月十四日准兵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照得倭報緊急京營重地如遇有警必得熟諳倭情之將方保萬全查得原任狼山副總兵陳璘熟練海務向樹倭功本年正月內該本部題奉欽依起補神機七營叅將而兩廣總督衙門方在委用防汛咨留惠潮今照彼中汛期已畢此之倭

制府疏草

卷下

四

患方殷相應速取來京以備緩急案呈到部看得遼陽之倭報日傳將官之得人甚急委應速爲取用合候命下將陳璘添註神機七營叅將本部馬上差人守催本官星夜來京聽候調遣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當就馬上差人催促本官束裝兼程赴京到任隨據本官呈稱卑職自結髮從戎前後經數百戰未嘗不身先部曲然摧鋒陷陣非得服習之兵利害俱與恩信相洽者難奏成功茲聞倭夸擁衆突犯遼陽叛卒搆虜竊據寧夏勢甚猖獗此正卑

職捐軀報國之會竊計抵京必有見兵付之統領固無不可第兵不識將意將不知兵情則兵家所忌及查嘉隆年間倭犯浙直閩廣皆係南兵殺敗自是南兵遂爲倭賊所畏職自狼山罷歸未敢頓忘圖報固嘗養士亦頗精強但爲數不多必須添募乃可啓行然所募之兵弃父母捐妻孥不遠萬里而赴鋒鏑非有厚給何以致其死力而樂爲用其安家路糧工食等銀尤當優處合無請乞軍門除職見有家丁隨帶充役餘行東西二山并中路將見在營兵挑選精銳

制府疏草

卷下

五

部領起程其領兵把總亦聽卑職推選平日曾經戰陣同歷患難者充之等因到臣卷查先據本官稟稱募帶廣兵該臣看得西變未平東警又至疆場多故正臣子共念之辰但可滅此朝食豈得自分彼此據璘所稱匪獨于璘爲便揆之臣子一體急君之義固當如此相應查議牌行嶺西兵巡道移行叅將陳璘不問在外在營或兩山或肇慶但有堪用選鋒之兵悉聽陳璘募帶以五百名爲率務在五日內募足起程至於安家銀兩行月二糧會議速報就於肇慶餉

內借支俟行布政司取補去後隨據前因該臣詳批
本官以兵將相習爲慮亦是長見卽照近行以五百
名爲率許於東西兩山及肇慶標兵內聽璘自行選
帶各將官不得阻而隊伍長卽在五百人之內把總
一員聽璘自用似亦計之得者兵貴精不貴多旣聽
璘自選宜無不精苟精矣卽五百足也而長途約束
更易矣每兵一名念其遠行准給安家銀五兩衣裝
等項卽於此取之行月糧各以三箇月爲限念其長
途之費每兵日共給銀五分哨隊長照本省定例行

制府疏草

卷下

六

部限甚緊陳璘宜卽日就道毋少遲也仰嶺西兵總
道備移叅將陳璘遵行仍備移羅定道轉行兩山叅
將知會外又據本官呈稱職見帶兵往比效用所有
領兵把總爲一營之首必得兵機曉暢驍勇出羣及
平素曾歷戰功同經患難若南鄉所百戶許應明者
方堪茲選今查本官見在西山左營管兵請乞批行
羅定道卽令本官前來帶兵速往等因又該臣詳批
許應明旣與陳璘相習准其帶用本院卽委之押兵
其該營把總另選以充可也仰羅定道照行去後除

即日填給勘合催令陳璘收拾軍器完備尅期就道
由水陸路赴用外該臣議照將貴有能兵在素習有
將無兵與無將同有兵不習與無兵同故廉頗老將
思用趙人而平原約楚亦必二十人與俱蓋古豪傑
猶然而他可知已陳璘之名於粵最著而其樹功於
粵亦最多談粵之夙將無有兩者伏蒙皇上拔自廢
弃之中授以京營之任責之禦倭必有可觀然璘所
習者粵之兵也所謂而用者粵之器也璘自聞命以
來旣懷捐糜圖報之思又切兵將不習之慮議欲選

制府疏草

卷下

七

帶粵兵庶幾緩急相依似亦算之得者况疆場多故
之秋正臣子分猷之日而臣仰荷上恩叨領節鉞每
見西夏東遼之報恨不滅此而後朝食儼璘藉粵兵
得效一割之用則臣亦藉璘少效一念之慮即無璘
之請猶將計之况其請如是而敢泄泄焉不先國家
之急乎用是亟乞所請而兵則取之東西二山與遊
擊之標下約足五百軍器則取之璘所自製安家則
人給五兩行月糧則人日給五分押兵把總則聽璘
自選以百戶許應明任之哨隊家健與一切等費則

聽該道詳議照本省例而加厚給之隨行而藤隘不足則又行中軍官選取二百八十頂足之璘行有日矣顧客兵入都城非經題請則不敢擅便客兵支錢糧非經題請則不敢開銷客兵經長途非經題請則又恐其驚人耳目不無阻滯臣敢先馳以聞伏乞勅下兵部覆議特賜俞允施行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天 島 沓 情 形 已 真 沿 海 防 守 宜 密 疏

題爲島沓情形已真沿海防守宜密敬陳末議以裨地方事臣惟廣東夙稱有事之地然慮在山澤者十

制府蔬草

卷下

八

八慮在海端者十二蓋海波之靖亦既有年矣頃雖據有琉球高麗之報而持議者且然且否以爲是虛聲恐喝沓拜耳乃今突入高麗并其地而據之情形見矣彼其心不爲一高麗動易知也而閩廣吳越又島沓所嘗抗顏行之地彼其心未嘗不垂涎又易知也防守之備尚可如曩者始爲之而姑俟之哉臣欽奉上命叨領節鉞一切事所可爲分所得爲不敢不竭駑力以圖報萬一而人情狃於故常議論岐於彼此司度支者或不暇念封疆掌民社者或不復問甲

胄或業有成議而臣不敢更或事關銓選而臣不得與是用罄其一得列爲五條敢微惠於明命庶儆惕乎衆心伏乞勅下該部覆議行臣遵照施行臣不勝悚切待命之至

計開

一議選補以便責成照得兵將相習自古尚之而不相習也自古患之廣之補兵徃皆主以將官而不肖之官或有因而滋弊者自前督臣懲客兵之悍而議選土人近督臣復以地方多盜皆貧民爲

制府疏草

卷下

九

之於是議選貧民而一切責之有司每遇缺兵將官聞之道道行之有司選足送驗呈詳收用豈非爲地方長算而有司者錢穀訟獄日萃於庭勢不能身親其事徃徃委之佐貳巡驛等官或徑責里排舉報而報自里排徇私者十而十矣選自卑官徇情者十而五矣謂之貧民而不皆貧也謂之壯丁而不必壯也營充之弊又不在將官在此輩矣州縣官但得其人即送該府海防官轉呈該道以了前件不復問強弱云何及送該道即甚精覈亦

安能人人而退之以取多事之嫌不過照依有司
原選略退一二人以了前件而餘皆呈請收用矣
臣軍門又安能遙知其人之強弱而進退之又
不過照依道詳批允收用而將官者遂不得所從來
矣卽有不堪隱忍而留之耳後來者卽欲去留一
人亦投鼠忌器而止耳於是兵之心益輕將以爲
若不能去留我其如我何而爲之將者且目懾心
非以爲利害我之利害也獨奈何束縛我不令我
去留一人也蓋譬之燕人造舟而越人駕之必無

便矣卽人人精強而將官亦有所藉口矣無論往
事卽如上年聞警以後行各州縣精召沿海居民
以充潮州兵船之用而及其抵潮十不中一大半
見海濤而目眩頭暈者此非將官之言潮州道之
言也則有司之不堪召兵亦其一驗也方今島峯
叵測防守非往日比更絃易轍惟此一時臣以爲
廣人之強而習於水不減四方其召補土人之策
可仍也惟是召補責之將官令其自選先儘土人
不足則及客人之寄住者大約缺兵百名備召兵

一百五十名審其氣力如何技藝如何選之既定然後以花名解送該道逐一試驗去取選足缺額呈臣衙門收補惟藝力而優則取之而非其人也不得與焉夫驗之該道以葺其虛冒營求之弊召自將官以杜其推託乖異之萌如是而復有虛冒營求者以法繩之耳且也即召兵之堪否亦可以占將官之廉貪又一便計也較之將官用兵有司補兵彼此若秦越不相關而兵將若主客不相下寧直什伯哉夫此亦臣所可行業且行之而前督

制府疏草

卷下

十一

臣劉某題奉欽依故臣不敢不以更議請若衙門人役有缺選用貧民如前督臣議則永永行之可也伏候聖裁

一議抽練以備緩急照得民壯之設即古寓兵於農之意較之召募調遣相什伯焉而行之最久寔失其初有司者若以謂供役使而設而營充民壯半係衙門積棍亦若以爲供役使而外無與吾事者一遇緊急則不得不取辦召募一有召募則不得復問所從來而召募之兵聚之易養之難有事

而召之易無事而馴之難夫國家取民之膏脂以
養民兵乃僅充一役使之用而緩急無當也則安
用此爲哉粵多盜之地也山陬之防徃徃不得輟
而自島夸報警海上戒嚴粵益多事矣諸凡緊關
處所亦既稍有次第即今議兵議餉又且絡繹相
望而險要甚多防守難周臨時調發又或有出於
居恒分布之外將日議加募乎則糧餉無從處辦
將坐以待變乎則緩急又或束手臣日夕念之惟
有操練民壯一策而民壯有名無寔所從來久雖

嘗屢奉欽依嚴行訓練亦皆槩而行之有司者槩
而應之莫有能着寔舉行者臣切謂以操練責之
州縣雖三令五申終成虛文莫若立爲抽練之法
略如選鋒之制而專其責於該道乎州縣民兵豈
無壯夫自守城庫獄外豈無餘人誠嚴葺占役於
其中抽選精壯每百人或抽二十或三十擇其饒
于力精于藝者州縣送道試驗果其中選給以年
貌疤痕腰牌籍名在簿名曰抽練民兵冊每當開
操月分令其前赴該道將一府所抽之兵編成隊

伍設法團練委一賢能官司之團練之法不必日
日走陣每當操三之期走陣一日餘則較筦較鈹
較鎗較銃較刀就各藝中分其優劣而賞罰焉仍
擇一教師教之各隊兵藝日精則賞及教師仍候
補哨官之缺一營兵藝皆精則賞及委官仍紀錄
優薦而大歇操月分仍令回各州縣爲助守倉庫
獄囚之用有事聽調其團操之月每兵加給行糧
以示鼓舞與夫下操犒賞教師工食委官月糧俱
得于兵餉內支給不派之民如是則不加兵而兵

足不易兵而兵強散之則隱然虎豹之威用之則
猛然熊羆之陣其集也不數日而可到其散也但
一檄而即回分之則寡合之則衆或亦山海兩防
之一助乎臣聞原任兵部尚書譚綸備兵寧波日
以練民兵爲事踰年零倭突入而民兵即殲之夫
人性豈甚相遠哉臣故以爲抽練民兵便臣亦嘗
行之各道見在查行而非奉欽依非嚴賞罰恐又
視爲文具如往日焉臣請今後殿最各道卽以此
爲準而有司中敢有占役如故與泄泄不如令者

即夙有虛名容臣與按臣糾罷之庶幾人心知儆而前議不爲虛矣伏候聖裁

一議臬臣以責成功照得臨時易將自古忌之夫獨將乎哉沿邊沿海之兵巡其重等耳廣海國也自島夸報警在在皆防而潮之南澳廣之南頭虎頭門爲最廣司道有司人人皆與有防守之責而潮之兵巡廣之巡海爲最乃廣州巡海道鄭時章惠潮兵巡道王一乾皆能臣也經理漸次就緒而時章報陞代時章者且有人臣不敢請矣臣獨計

制府疏草

卷下

十四

惠潮兵巡副使王一乾歷俸三年給由在邇以時章律之序遷當亦不遠而潮非他所比也今之潮非他時比也島夸儻入廣乎必潮其首潮而能殲之則全廣安是潮固廣之蔽也一乾年力強壯才識明敏歷任既久於潮之事若燭照焉儻又序遷如時章也即有代者能猝至乎即至矣能猝諳乎臣故欲及其未遷之先而以久任請且非獨臣意也亦地方士庶意也臣不敢爲一乾丐澤但乞勅

下吏部查果臣言爲地方計俟王一乾序當陞遷

之期議以加銜再任則全廣之門戶且賴之寧獨
潮矣伏候聖裁

一議便宜以審事機照得廣自聞警以來其間應
造之戰船應募之兵夫應取用之將官應預糴之
米穀應督行之保甲應申明之賞格該前督臣會
議奏請犁然具矣顧海上計議一時難周人情意
見一時難同有先議增而後議罷者則南澳城兵
是已有先議少而後議多者則廣海哨船是已如
此之類不能悉數又如總兵官議設中權兵船常

泊虎頭門則險要之地區所當允也又如總兵官
近議加陸兵一營則樞要之地所當周也又如南
頭近議陸兵五百與碣石限門等處近議兵船各
船又近議兵則門戶堂奧之間所當防也蓋源源
而來在在而是矣向者雖有警報諸臣又在疑信
之間而今則情形既真利害叵測儻匪茹之衆揚
帆而南不瞬息可到其爲時甚急而其爲慮宜甚
周固非可以泄泄聚談之日若一一題請後行將
有緩不及事者又如聽用將官原題五員內陳璘

已起補京營吳廣已調補柘林武應隆充臣中軍
所見在聽用祖萬松慕學二員耳臣查得原任雷
廉叅將江應龍生長海濱熟諳機宜原任坐營都
司今退職永安所千戶康九舉先任海總風稱驍
勇其告投報效則又有原任湖廣都司張用賢曾
把圖山狎習風濤據總兵官呈取則又有原任福
建都司鄧鍾向出命大猷門下兼通詩書尤攻籌
略此數人者似可備懷門籌贊之選者也內江應
龍以薊鎮論革而雷廉有聲臣稔知之張用賢以

圖山論革而湖廣無過臣在邸時又稔聞之鄧鍾
臣不知其事由云何而觀其議論委有可采康九
舉據稱止以借襲退職而觀其氣魄不難一割當
此用人之際或亦可使過乎其他添餉補兵事宜
尚有見在查報而未及詳者請乞勅下兵部覆議
應增補之兵容臣便宜增補應取用之將容臣便
宜取用一面咨報其已經題允而今昔異宜者容
臣徑自酌改其未經議報而陸續詳請者容臣徑
自准行庶幾卒來卒應而事可無後悔矣臣不敢

不先以聞伏候聖裁

一議積餉以圖寔效照得兵餉之貯本爲餉兵而設使餉必用於兵而兵皆強則雖費猶省使餉不用於兵而兵漸耗則雖省亦費故覈餉者但當覈其餉之虛寔不當計其數之多寡否則浮募節省而軍寔日耗保障日弛久之而積弱不可支也即有所節其補幾何廣之餉有額矣前此者不無費用之過致遭瓜李之嫌而自督臣劉某始報有積剩數目後來沿之不改於是粵之餉較清楚矣而

制府疏草

卷下

十七

報有定額人趨美各有定額則惟恐其額之不足而或以遭嫌也趨美名則又恐其積之不多而無以勝前人也於是人務相勝而兵不加少餉不加多又無有可勝者於是多爲之方以愚兵之耳目而制其口吻則爲之議曰每缺兵百名方請補卽九十九人不補也及兵稱不足而又爲之議曰缺兵五十名方請補卽四十九人不補也嗣後不得已而改爲三十名許補之議矣是故粵之兵之所以有名無寔而日就損也方今島夸戒嚴急在然

肩若復泥故守常以避一己之嫌萬一緩急無備如地方何臣以爲腹裏限數猶可也第不當一切限五十三十如故耳若沿海戍守關係緊要卽朝缺夕補猶虞不濟於用而况可泄泄焉便身圖而誤軍機乎切謂人臣之義以不欺爲主本以相時爲要機諸臣當事寧之曰爲國家惜財彼一時也臣愚當警報之秋爲國家固守此又一時也臣不敢不預鳴於君父之前請乞勅下戶部覆議容臣從寔酌處財可節則節兵宜補卽補一隨地方緩急行之俟將來者果積餘如曩日耶餉自有餘臣不敢冒爲功抑不如曩日耶兵自宜足臣不敢任其咎惟皇上鑒察之伏候聖裁

懇恩留任邊海極要將官疏

題爲懇恩留任邊海極要將官以備防禦事臣接見邸報該兵部一本爲缺官事內五軍五營缺佐擊正推廣東海防遊擊彭信古伏蒙欽賜點用臣惟島夸匪茹逼近遼左此疆場多故之秋正主憂臣辱之會粵東雖要不要於遼左海防雖急不急於目前該部

選擇而推爲計甚當臣卽有胸無心亦寧不知時之緩急勢之輕重若霄壤然哉然臣之愚慮有不得不冒陳於君父之前者臣竊料島夸跣足蓬首生長炎方性不耐寒遼左之地疑非所習卽天津山海其寒猶遼左也雖欲逆我顏行亦且不能在夏秋或不可知若冬春有凍而僵耳勢不得逞於東北必且逞於東南一逞於東南則吳越閩廣皆其地也島夸所嘗垂涎而飽腹者也尚可一日安枕乎此其不可無防明矣粵東沿海在在皆要而莫有要於南頭者南頭

制府疏草

卷下

十九

當大海之口爲入廣門戶夸儻自潮而來則南頭首當其鋒南頭而能堵之則省城安南頭而不能堵之則省城危而南頭又當商舟出入之口譏察而疎則見爲易與而姦人之通夸者接踵譏察而密則見爲多事而姦人之肆謗者盈城以故人無有肩其事者而彭信古獨力任之軍火器械置造方新艨艟譏察議擬方妥蓋南頭之爲廣重猶南澳之爲潮重也此其不可無能將又明矣粵中雖不乏將率多伯仲等

輩而獨彭信古陳璘爲稱首璘以補京營行矣所恃

者一信古而信古又調萬一島夸之患突入於粵臣不敢以粵爲完計也且以天下之才備京營之用當不少一信古而在粵則如信古者指不再屈臣故敢爲粵請伏乞皇上俯念粵東雖遠於時可虞南頭雖僻於粵最要勅下兵部俯照今推加銜留任南頭以究信古之施以備防禦之用地方幸甚臣愚幸甚

遵明旨舉將材以備任使疏

題爲遵明旨舉將材以備任使以重邊防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欽依通行各該撫按官不拘本處別

制府疏草

卷下

二十

處見任廢閑爲事充戎將領果能熟諳禦倭邊海戎務者從公咨訪真確各據事寔會薦行來以憑酌量推用等因移咨到臣已經通行各司道并總兵官遵照咨訪去後臣惟天下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夫將之爲人國重也人人言之顧南北異勢倭敵異形禦敵禦倭異用自嘉隆以來海波不揚文武吏習於恬嬉者三十餘年一切禦倭置之不講亦三十餘年當時二三宿將大半老死屬下卽今所稱材官要皆口談耳聞未有身親經歷者蓋聽其言則人人皆韡

白而覈其寔則千萬人而不一韓白也亦安能預知其效而信之然而高麗告殘矣遼左震驚矣卽山海天津吳越聞廣處處周防矣惟國家多故之秋正臣子致身之日敢不悉心訪求以備任使萬一時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尚未入境該臣察之衆論叅以寔蹟除總兵官童元鎮朱先見任大將無俟臣贅原任叅將江應龍見任廣東都司僉書許國威業有別疏臣不敢贅外臣查得原任總兵郭成其事於廣也廣之人迄今道其勇而臣聞之其事於貴也貴之人迄今

制府疏草

卷下

廿一

思其能而臣又聞之雖行誼曾滋多口而材勇可當一面且惠州禦倭之勞至今猶在人口此一臣者其年幾何臣不及知其廢閑與否臣亦不及知而以臣所聞禦倭宿將成其一焉成儻見在乎可備大將之選者也又查得見補神機七營叅將陳璘身經百戰氣雄千夫雖投閑而不忘裹草之思甫起廢而益奮奔繻之志見任廣東廣州海防遊擊彭信古志氣超羣勇略邁衆捐貲以收壯丁絕無身家之念畢智而造利器大裨水陸之防此二臣者可備大將之選者

也又查得原任廣東潮州叅將葉勸出身行伍究心
鞫鈐其初任東浙則臣習聞其勇其歷任東廣則臣
猶聞其槩即前督臣方疑其託疾而糾之又以其獲
功而薦之既與同官不協以致被論投閑人可知已
見任柘林寨守備吳廣夙負驍雄曾經戰鬪起家行
伍而艱險備歷既經廢棄而奮勵益新潮陽水防倚
賴爲多雖用智不如用力顧使勇何妨使氣求戰將
於今日則廣有不可少者原任廣東練兵遊擊王有
麟任把總於松海曾樹奇勲練標兵於端州尤嚴紀

制府疏草

卷下

廿二

律第個強易於招尤而勇敢堪以任事雖掛淮揚之
議不妨桑榆之收此三臣者可備叅遊偏裨之用而
再試其成以儲將選者也以上諸臣皆試於粵而後
先有聲者臣故敢舉之他如原任貴州清浪副總兵
張奇峰貴之功甚著其談海亦甚辨而臣悉其在貴
不悉其在海見任鎮筸叅將楊威臣知其藝勇而歷
官雲貴其堪任沿海與否臣未之知原任大同叅將
駱尚志力舉千斤勇當一面而曾經倭夸與否臣亦
未之知原任總督漕運軍門坐營俞尚志追倭定海

署叅東甌人以爲能臣聞其略而未知其深原任蘇
松遊擊范朝恩夙狎波濤似長機變臣亦聞其略而
未知其深原任溫處叅將吳海占短于修行長于治
戎則今布政使費堯年亟稱之福建鎮海衛千戶毛
有澤熟知海務卓有雄心惟小理之過當懲據平生
之長足錄則今布政使費堯年按察使鄒墀皆稱之
臣亦聞其略而未知其深然不敢不附聞以俟再訪
當此緊急用人之際但有所聞據寔以報臣之職也
亦臣以人事君之心也至於見可而用則該部有衡
制府疏草

卷下

廿三

鑑在焉故併及之伏乞勅下兵部覆覈施行臣不勝
懇切待命之至

夸心難測借兵宜慎疏

題爲夸心難測借兵宜慎懇乞聖明覆行酌議以銷
隱憂以圖萬全事臣待罪海邦本年十一月初二日
接閱邸報該兵部一本奏稱暹羅夸使自願出兵剿
倭緣由奉聖旨據夸使所稱具見忠義然事關重大
還行與兩廣總督着移文另選一能事官員與原差
官并夸使同往彼國宣諭朝廷德意取有回文方可

頒勅舉事餘應行者俱依擬欽此欽遵已經通行司道將領等官一面選委聽候外臣惟時事多故島夸告急此皇上宵旰之辰正臣子捐糜之口乃暹羅夸使以助兵請於兵部兵部亟以聞而皇上允之蓋譬之醫然急則治標緩則治本今固其治標時也儻可藉此滅倭豈惟紓目前之患抑亦彰一統之盛夫復何言然而暹羅地圖粵人得之最真暹羅情形粵人知之最悉近自聞報以來粵中士庶皇皇偶語不勝杞憂而司道等官亦皆嘖嘖言之臣叨守封疆若復

制府疏草

卷下

廿四

以言爲諱異日不幸如粵人所慮臣身不足恤如國事何用敢備陳其狀而皇上試矜而察焉查得暹羅居極西與滇南相對日本居極東與吳越相對約相去一萬一千餘里而界其中者有安南占城滿喇咖呂宋琉球等國在焉暹羅之於日本惟是風牛馬不相及也暹羅雖世守臣貢乎嘉隆之間久以愆期至萬歷元年而始貢十九年而再貢彼其於中國又非素效忠誠如朝鮮比也乃欲悉其夸兵越人之國以犯兵法之所甚忌而爲我中國効力不亦難乎臣竊

度夸使之告出夸使口耳其國王之心不可知即夸使之告又或出各通事有志功名者意耳其夸使之心不可知萬一我不能必之夸使夸使不能必之國王將令而不從賞而不爲意不以道遠爲詞則以風惡爲解毋乃徒示中國弱生四夸心乎然此猶無害也周以狄伐鄭而狄卒病周唐以回紇制胡而回紇卒病唐若通金伐遼通元伐金宋之覆轍尤有不忍言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自古而患之今天下固全盛時也以天下之力禦此島夸

制府疏草

卷下

廿五

似無甚難而乃欲借兵暹羅臣聞暹羅之強不減日本其狡又不減日本而技稍讓之以水戰則日本不敵暹羅之舟以陸戰則暹羅不敵日本之技藉令暹羅果提兵而往萬一不利必且請援於我將拒之耶彼固有辭抑援之耶則力又不給是未收日本之功而先構暹羅之釁也是兩樹之敵也又藉今往而利也而果能紓我一時急也周臣有言報者倦矣施者未已彼又且挾已之功輕我之備以爲中國無如日本何其如暹羅何臣恐異日之憂不在日本而在暹

羅也然此猶可圖也至於地方之憂如粵人所皇皇者臣又嘗籌之查得由暹羅至日本皆海也計必用舟師而其用舟師也先之廉雷瓊高繼之香山東莞廣州惠潮達於漳福台寧而後抵日本蓋中華靡麗之地無一不歷之而粵固首當其衝者也彼其奉檄而來舳艫蔽空勢必要我糧餉而數且無定責我賞勞而欲且無厭闖入我郊關其誰禁之蹂踐我百姓其誰敵之蓋狼土之兵所過爲墟况暹羅哉而况奉天朝之命以紿天朝之急又何憚不爲哉我問之則

制府疏草

卷下

廿六

曰爲中國來也不問之又恐其有他變也且濱海姦人出入夸邦包藏禍心者寔繁有徒一見夸兵之報彼且投入其中多方撥置而廣之香山又業有濠鏡澳在焉不知始是何年生此厲階迨至於今竊據海上不下萬衆幾於尾大不掉其所恃爲羈縻者特目前市舶利耳而犬羊之性終不可測其人則又皆暹羅佛朗機滿喇咖諸國之夷而中國亡命間亦有之譬之癭附於頸留之不可去之不能則此類是也暹羅渡海必將出於其途萬一戎心叵測而閩廣之人

積姦巨猾若曩之曾一本林道乾者又潛爲之至彼且借一釁端突然而起如吐蕃劫盟故智以直入廣廣不可爲矣又不然而或存留多夸於中若曩之俺答所以禍西寧者然異日之害亦寧有已時哉而聞越勿論矣大都暹羅之兵背約而不出則損我國體而其爲害也小如約而出則無益於國事而其爲害也大臣又計之暹羅卽誠心助兵亦安能空國而行多則三五千少則二三千聊以應我之命而索我之賞耳方今以全盛之天下朝廷誠下尺一之詔闕募若千廣募若干浙募若干卽萬兵可以立致而時當有事人人思奮卽統萬兵寧患無人又奚必借力於暹羅而自見弱且貽患也况夸使久住京師遠左告急之狀聞且見之而我復借兵於彼益示之弱耳安知暹羅不有如闕白者乎又安知異日者不有所侮而動乎雖萬萬無此然不可不爲之慮也而或者曰以夸攻夸古稱上策何慮之與有臣則謂以夸攻夸惟平時行之可也操縱在我也事急借兵而擬之以夸攻夸不類矣該部之見豈其遂不及此而華夸地

隔既限于不及知忠愛心切又迫于不暇悉故止謂
暹羅之助兵也而不意其兵之必由海也不意其由
海而廣而閩越也不然雖暹羅百請而肯從之哉臣
非不知事在燃眉計不旋踵而揆之愚衷叅之聞見
以爲藉夸兵必無益而用夸兵且有害近之則害先
於粵東而究之則憂貽於國家故敢昧死以陳伏乞
勅下兵部查果臣言有據覆議上請亟寢前議以圖
萬全其防剿倭夸萬一兵力不足或酌行各省定以
名數選一能將募送闕下惟皇上用之何患乎島夸
制府疏草

卷下

廿八

何資乎暹羅將海波可靖而太平無疆矣臣不任戰
惕待命之至

積勞觸熱陡感危疾懇乞放歸以全餘生疏

奏爲積勞觸熱陡感危疾懇乞天恩早賜放歸以全
餘生以重汎務事臣駑下不肖仰荷任使歷撫三藩
旋總兩粵曾未有尺寸可以報稱者皇上復過而使
之晉貳民部臣受恩高厚無以加矣雖捐糜此身何
能報稱萬一而臣力小任重福過災生入粵以來大
與風土不習簿書之紛沓內損其神山嵐之瘴癘外

傷其體飲食漸減痰涎旋壅自秋徂冬日不能支然
臣猶以國恩未報不敢顧身兼之京察在邇嫌於託
疾又復勉強支持力疾任事而爲時愈久受病愈深
逮至冬盡浸入四肢痠痺不仁跪拜無力危急之狀
日日以甚屢延醫生王經文等診治而卒無分毫之
效咸云勞熱傷脾其根已深非謝事靜攝必無痊可
之期即使謝事靜攝而其痊可且有不可知者此兩
粵士民所共見臣非敢一毫詐託也以庸劣如臣分
當待黜何敢望趨新命以危急如臣豈獨不能趨新

制府疏草

卷五

二九

命即欲依期候代而力亦有不支者况今海上戒嚴
戎機旁午豈其奄奄牀褥之軀可以卧理而新督臣
陳藻又方候代粵西受事無期臣儻不陳情乞身萬
一山海交警緩急無賴臣一身不足惜如國事何用
是敢哀鳴於君父之前伏乞皇上察臣悃款之愚矜
臣沉痾之疾特勅吏部准放歸田至於總督事務則
粵西乃督臣兼轄之地查之往牒自粵西陞轉亦有
不候彼省撫臣之代者容臣徑齎旗牌交新督臣經
理庶汎務不誤愚分可安臣幸而痊耶猶得與田野

氓歌詠太平卽不幸而不痊卽亦得遂首丘之願死且不朽臣愚幸甚地方幸甚

按邑志公有司諫疏草三卷視師疏草二卷都諫疏草四卷撫滇疏草三卷今皆無所見而唯此制府疏草二卷邑志不載乃歸然獨存蓋世隔年遠其家藏本無幾適錢鄭二志前後迭修悉送志館不知爲誰何携去遂歸於無何有之鄉而此二卷之存正以未上志館故也今按明

史有云自塞上多警邊吏輒假招降幸賞公建

制府疏草

卷下

三十

言降人處內地非便又按公門人盧陵劉日升所作公行狀有云某侍郎過聽某比部郎窵殺

四人而真盜就縛先生極論之此當即是肖軒公賓退錄中所

載周世臣荷花兒事江陵裁冗官後唯先生力陳山東河

南糧道並裁非便計議最覈此當在司諫疏草

中明史公閱視陝西四鎮邊務還奏訓兵儲餉

十事並允行當在視師疏草中明史初行丈量

法延寧益田高文薦請三年征賦公言二鎮多

沙磧奈何定永額詔購金珠已停市而命以直

輪內庫公言不當虛外府以實內藏尋言察吏之道不當視催科爲殿最部議允行而張佳允以舊例請又疏爭劉日升行狀上詔司農取珍寶折價皇女誕生詔取賞用秋祭山陵又詔取賞用先生三爭之承運庫銀作局御馬監中貴並有所請先生皆三爭之再上書言新建新會當從祀廟庭下禮臣議久之報可此當在都諫疏草中明史定鄧子龍兵變撫納孟養車里修貢劉日升行狀疏救李中丞材註誤當在撫滇

制府疏草

卷下

三一

疏草中又公撫滇之先曾巡撫貴州明史都勻答千巖苗叛土官蒙詔不能制公檄副使楊寅秋破擒之宣慰安國亨僞言獻木及徵木無有爲公所劾是公又當有撫黔疏草劉日升行狀公所刻有用夏錄籌海重編今皆不存可惜也明史日本躡朝鮮暹羅貢使請勤王尚書石星因令發兵公請罷其議星執不從而暹羅兵卒不出今唯此疏具在冊中洞悉島情曲中利害其他若定經費重汛務及海防事宜五條皆經

國之遠謨禦倭之要策又補史所不及者也余
既憫諸書之不傳而又深幸其尚有此册故互
取明史及行狀所載詳識於此俾後之人知之
書之傳也有自而其出也有時後之君子與我
同志爲補刊之可也嘉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後學趙紹祖識

制府疏直

卷下

三二

09132

